

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

◎崔立

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：“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

距离过年起码还有半个月，父亲的电话会不厌其烦地打来：“哪一天，你们确定了吗？”我不知如何作答。毕竟，离放假还早。毕竟，上海与南通之间只隔了一道长江天堑，哪天回来都不用提前计划。我只能说，确定好和你说。第二天，父亲的电话又来了，同样的问题。挂掉电话，我不得不腾出时间去想，要不要请一两天假早点回……

父亲还会打电话给孙女。寒假中的女儿学业依然繁忙，小山一样的寒假作业，还有外面的补课。父亲要打电话，我又不方便阻止，平时已经阻止过了。父亲往往是老三句，“我是爷爷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你在做什么呀？”“我在做作业。”“你可以不做作业和我说话吗？”“我在和你说话呀。”但父亲说，他和女儿聊什么都开心。

父亲有好多年的糖尿病，胰岛素都打了十年。前两年，我给父亲做了全面体检，没查出问题。但不知为何，父亲越来越瘦，越来越没有气力。去年年初，父亲胃口不好，又咳嗽不止。社区医院看后，医生建议还是去上海看。过年前几天，在上海的医院给他挂了住院检查的号，轮到也要年后了。

因为我们早早地回来过年，父亲说：“我这病好大半了。”我心里憋着难受，不知父亲病情如何，说：“要是你这病能好，那我们也不回上海了。”父亲笑，一度让我感觉他没有任何病，连糖尿病都治愈了。他是好好的。

过年后，父亲顺利住进医院。检查结果如晴空霹雳般，打了我措手不及，虽早有心理建设。父亲后来问：“报告出来了没？”我说：“没大问题，主要是你身体太虚了，要吃药，要定期复查，再静养。”父亲说：“我说没问题吧，其实看都不要看的。”

后面是雷打不动每个月来上海配药，父亲腿脚不便，叫了台车接送。父亲非常体恤地说：“你上班也辛苦，跑来跑去耽误时间。”还说：“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说：“爸，这才刚过完年，你咋就又把过年琢磨上了呢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对对对。”

在南通，都是母亲照顾父亲。每次父亲身体不适，母亲都会说：“忍一忍，不是医生都说很好吗？该吃药吃药，你在恢复中，会越来越好的。”每个月，我能在医院见到父亲，还会抽空回南通看父亲。每次父亲都说：“我很好，你不用回来的，路上那么远。”又说：“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不管离过年还有多久，每一天都在拉近日子，过了去年的新年，可不就是越来越近的下一个新年。

从春天到夏天，再到秋天。父亲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也会给孙女打电话。我和女儿说：“爷爷打电话给你，你就多和他说几句。”父亲说过，和孙女打电话，他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

过年，我们是要回来了。往年距离过年半个月，父亲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打电话，同样的话：“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

许多脑海里与父亲的往事如在眼前，父亲的脚踩到碎玻璃，在家中休养，我从他身后偷偷拍他脑袋，跑出几步，说：“爸爸，这回你抓不到我了。”……父亲陪我辗转三台公交车去求学，坚持给我拿行李，我初生牛犊，说：“我来拿吧。”父亲说：“你肩膀太嫩还经不起压。”……

去年秋天的一天，父亲离开了我们，再也听不到那句熟悉的话：“过年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过去的二十年，我离开南通去上海工作，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理由都是不容反驳的一个字：忙！我是真的忙到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今年，我们要过一个没有父亲的新年了。



老顽童
◎李斌

芦花情

◎管霖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老家门前屋后的横河、混沟边到处都长满了芦苇。每到深秋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片片雪白的芦苇花。因为从小生活在芦花丛中，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芦花，也许我的审美观与众不同，在这个多彩世界里，芦花的长相虽算不上漂亮，但我却对芦花情有独钟，感情颇深，可能我是被它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所感动所折服，因此，我一直把芦花视为心中家乡的“乡花”。

民谣唱“芦花白 芦花美 花絮满天飞 千丝万缕意绵绵 路上彩云追……”在我老家大豫镇，沙地人称芦苇叫“芦柴”，称芦花叫“芦柴花”。大多数老年人都有一手织芦柴（笆）障、扎芦花扫帚等本领。从实用价值而言，他们当然爱芦苇，也爱芦花；可我与他们不同，从内心喜欢上芦花，真正与芦花结缘，要追溯到我上小学的时候，那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家里经济十分拮据，冬天买不起棉鞋，天寒地冻我还是穿着一双单鞋，且大脚趾头还露在外头，脚冻得像个紫萝卜。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便不声不响地拿了五个鸡蛋到镇上给我换回一双芦花靴。

我晚上放学回到家里，母亲笑眯眯地问我：“儿子，你脚冷吗？”我连忙回答：“走路的时候不太冷，坐下来就冻麻木了。”母亲又说：“儿子，这下不冷了，妈妈给你买了双芦花靴。”说着，从房间里拿出了芦花靴，当我双手接过芦花靴的那一瞬间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，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芦花靴，出于好奇心我一面端详着，一面把冰凉的手伸进芦花靴里，仔细抚摸着软绵绵、毛茸茸的芦花，穿上后，顿觉一股暖流从脚涌上了全身，寒意很快消失了。

说句实在话，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，好多人家连顿饱

饭都吃不上，冬天能穿上芦花靴已心满意足，并足以在同学面前显摆了。第二天，我穿着芦花靴去上学，果不其然，一进教室就吸引了同学们的眼球，招来众人的顾盼和羡慕。从那时起，我对芦花靴尤为珍惜，更爱上了芦花。

有诗云：我爱芦花不染尘，随风缕缕态如云。为表达对芦花的爱慕之心，我特意到河边摘了几枝芦花插在空瓶里，摆在堂屋朝外的粮柜上，那花穗足有一尺多长，像枝饱满的麦穗。这芦花不仅没有尖刺的芒，而且保存长久，花型沉稳、朴素、大气、耐看。1968年，我参加了工作，母亲把我珍藏的几枝芦花扎成一个掸子，用它掸除桌子、柜橱上面的灰尘。如今，这个芦花掸子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仍在发挥着余热。

有一次，一位好友对我说：“喜欢芦花的人，有许多轶事总会和芦花联系在一起。”我先持怀疑态度，认为他有意跟我开玩笑，但没过几时，竟让这句玩笑话变成了事实。

2012年，是我退休后的第二年，大豫镇党委、政府要我去编纂《大豫镇志》，我们在调查“大豫地名”时，果真碰到一个地名叫“芦苇港”。

“芦苇港”位于丁家店东北部，原大同公社九大队境内，为什么将该地称“芦苇港”的呢？

追根溯源，1916年，民族实业家张謇围成大豫海堤后，将海滩上18条大小港梢全部围在堤内，最长的港梢有12米宽、360米长。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港梢变成内河，河里逐渐长满芦苇，故人们称之为“芦苇港”。我在挖掘“芦苇港”地名资料时，当地群众告诉我，过去“芦苇港”地势低洼，排水不畅，水涝时有发生，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。但在灾害过后，也时常会给人们带来欢乐，尤其在芦花盛开的季

节，18条“芦苇港”犹如18条栩栩如生的白色长龙，芦花随风漫天飞舞，像雪花一样洒落在大地上的那种美景，令人浮想联翩，回味无穷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在大队党支部带领下，广大干群齐上阵把港梢全部填平，通过土地改良，芦苇港变成优质良田。所以在1983年大队改村时，把大同公社九大队命名为“芦苇港村”。

事隔5年后的2017年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应邀到直镇街道金凤村编纂《金凤村志》，在编纂“自然资源”一章时，陡然发现了一个老人口中的千年“殷家荡”，而此荡以生长芦苇为主，也叫“芦苇荡”。金凤人称草荡中的芦苇叫“荡柴”，荡柴不同于其他芦柴，壁厚、秆高、结实，花絮漂亮，这对喜欢芦花的我来说，不但获取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，而且还为我对编纂好这一章平添了几分信心和决心。据老人回忆，“殷家荡”每到秋季芦花盛开季节，一望无际的芦花随风舞动着洁白、轻盈、柔美的秆躯，而芦花宛如一片白浪滔天的银色海洋，非常壮观，美极了。“殷家荡”在1960年被垦为粮田，建成直镇人民公社六大队，1983年被命名为“金凤村”。

说来也巧，金凤村有个“芦苇荡”，大豫有个“芦苇港”，两地相距不到30公里，一荡一港，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，都被写进了志书，成为永久性地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入秋后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当我来到村口混沟旁观赏芦花时，发现芦苇因多年无人斫割，重茬太多，品质严重下降，大部分芦苇腐烂在河底淤泥里，发出阵阵难闻的霉味，芦花也似乎变了颜色，我顾不得这些，顺手摘了一穗芦花用力一吹，只见毛茸茸的芦花随风飞上了天……我望着越飞越高、越飞越远的芦花，自言自语：“芦花啊芦花，不管你飞向哪里，你的那份情我永远铭记在心！”